

金釵命

〔台湾〕卧龙生著



金 钗 令

第一册

【台湾】卧龙生著

花 城 出 版 社

金 钗 令

第二册

【台湾】卧龙生著

花 城 出 版 社

金 钗 令

第三册

【台湾】卧龙生著

花 城 出 版 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责任编辑:黄茂初

封面设计:刘正黔

封面题字:罗 昉

金 钗 令

(台湾)卧龙生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2.5 印张 48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5360-2026-0

I·1751 全书共三册定价:21.80 元

内 容 题 要

本书以谜一样的情节，奇波迭起的手法，记叙了一个充满惊险、血泪与情仇的武林故事。

武艺非凡、美貌倾城的于飞虹自幼在一神秘红楼长大，待她芳龄之年冲出禁地时，却在江湖上引来一串扑朔迷离的追杀、崇拜……使她对自己谜一样的身份万分难解。

南宫少主、杜秋寒、四先生……众多的武林高手无不拜倒在于飞虹的石榴裙下。英雄美女，究竟情归何处？于飞虹却自有取舍。

一支金钗使于飞虹威风八面，身世之谜终于揭开。

此书不仅内容离奇曲折，手法新颖，且超脱英雄美女的俗套，确系武打小说中的精品。

卧龙先生此书第一次在大陆内地出版发行，定能获得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

目 录

第一章	卖艺女郎遭煞星	(1)
第二章	翠园红楼隐佳人	(48)
第三章	一饭难酬美人恩	(101)
第四章	风寒露重与谁共	(163)
第五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229)
第六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	(294)
第七章	大难不死有后福	(361)

第八章 情到深处无怨尤 (413)

第九章 金钗令出震江湖 (467)

第十章 昨夜小楼起狂风 (522)

第十一章 八龙女比武招亲 (567)

第十二章 慧剑难断万缕情 (624)

第一章 卖艺女郎遭煞星

信阳州西南十里王家寨，虽不是州治县府的所在，但却是非常富有的大村落，两千多户的大人家，大都能丰衣足食。

但最著名的还是王家寨那座三官庙，远近皆知，香火鼎盛，平常日子里，已是香火不绝，到了每年四月初八的庙会日期，更是人山人海，方圆数百里以内的信徒，潮水般的涌来这里，也吸引了江湖上的各行各业，赶往大捞一票，也使得王家寨一年一度的三官庙会愈来愈热闹，原本只有三天的会期，不知怎的竟然一下子变成六天。

六天的热闹，自然是比三天好玩，也广受赶庙会的百业欢迎。

今年的庙会规模更大，两台大戏对唱，赶会的人潮，日达十余万，庙会场中百艺杂陈，叫人眼花撩乱，终年难得出一次家门的大姑娘、小媳妇也赶来问卜求子，顺便买些胭脂花粉，这就使三官庙会上的红男绿女更具特色，每天，排队等候上香的香客，直排了二里多长。

王家寨三官庙会的规模，连信阳州的市面都受到了影响，会期之中，市况萧条。

百艺难陈的会场中，最受欢迎的是一个五旬老者带的一对卖艺的姊妹花，一大早开了锣，就被人群围的水泄不通。

三官庙庙会期间，有不少走钢索，上刀山的江湖杂耍，

但从没有这一对姊妹花来的哄动过。

自然，这两个姊妹长的漂亮、好看，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是，她们两姊妹表现出的技艺引人遐思，也是前人从未有过的表演。

那是一种充满着挑逗性的特殊技艺，两姊妹轮流仰卧在一张方桌上，用一对金莲小足，挟着一块青砖，只要有人能把青砖由她那对莲足拔出来，就算胜了这场赌约，胜的人，可以把仰卧桌子上的佳人带走，为妾作婢，悉凭尊便，而且，还有五百两银子陪嫁。

两姊妹都缠的一双好小脚，金莲三寸，盈盈一握，只要稍有一把气力的男人，都相信，此事轻而易举，别说可以双手齐用了，就算是只用两个手指头，也不难一下子拔出青砖。

怪也怪在这里了，看似容易的事，偏偏就是那么困难，三官庙会已开始三天了，就没有一个人，能在那对金莲足中拔出来那块青砖。

既是赌约，当然得要有输有赢，参加的人必须先付一两银子。一两银子，能赢一个千娇百媚的俏佳人，外带五百两陪嫁的银子，可算得是一本万利，何况，看上去，又是那么轻易可胜。

但三天下来，参与这场赌约的不下一千多人，竟然是没有一个人能把青砖拔出来，这情形，使得那老者和两姊

妹日进斗金，每天，都能赚上个三五百两银子。

输的人虽然很多，但不信邪的人更多，前仆后继，连绵不绝，有些人，昨天败过，今天仍然要赌。

事实上，有些人是别具用心，拔不了青砖，却能顺手捏一下那莲足。

两姊妹也知道有些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化一两银子，旨在有机会捏一下那双小脚，也只好装作不知道，反正，还隔着一层红色缎子鞋面，和三尺裹脚的白绫，既然是抛头露面走江湖，总不能像大家闺秀那样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礼防。

今天生意特别好，还不到中午时分，放在桌子前面的收银木箱子，已经堆满，那老者心里有数，约略估计一下，已有五百两银子左右，那就是说，这两姊妹一个上午，已经应付了五百个顾客。

看样子，这一天撑下去，怕不有上千两银子的进账。

天下还有什么生意，能有这么一个赚法。

看看日已近午，老者突然抱拳一个罗圈揖，高声说道：“诸位乡亲好友，日已近午，两个丫头也累了半天，让她喘口气、吃点东西，休息片刻，再向各位领教，今天上午就到此打住，有兴致的朋友们下午请早，反正，庙会还有两天半，时间正长，机会很多，小老儿父女们很感激诸位仁义大哥们捧场，我这里再谢谢了。”

说完话，又是一个罗圈揖。

这当儿，突闻人群中有人高声嚷道：“王武举来了，诸位请让让路吧！”

人群分裂，一个身着青绸子裤褂，虎背熊腰的大汉，大步行入了场中。

但闻一个尖嗓门的声音嚷道：“这一下成了，王武举出了头，咱们王家寨这个面子，总算是搬回来了……”

另一个粗重的声音接道：“说的是呀！，输了银子事小，要是传说出去，王家寨八九千口人，竟然连人家大姑娘一对小脚挟着的砖头都拔不出来，那可是大丢面子的事。”

一个老迈的声音说道：“这档事要是传出去，不但王家寨没有面子，只怕信阳州的人，听了都会脸红。”

那尖嗓门的声音又道：“王大伯，你看，王武举有把握么？”

“当然有把握……”老迈的声音说：“王武举能举三百斤的石担，耍四十斤的关王刀，开牛角硬方，那丫头一对金莲，能有多大力气？……”

那老者耳听八方，已听到了人群的嚷叫、对方，打量了步入场中的青衣大汉一眼，抱拳道：“王举人？”

“不敢，在下王青。”

他身材魁梧，但说话却温文有礼，好像习武之外，还读过书。

“小老儿谭文通。”

王青点点头，道：“谭老丈”。

他话虽说的客气，但举止之间，却是保持举人的身份，不肯抱拳还礼。

谭文通道：“无君子不养艺人，小老儿带着两个女儿，路经贵宝地，赶上了这场庙会，因为缺少川资，才设下赌擂，贵宝地人气旺盛，财富雄厚，肯捧小老儿父女的场，我们父女感激不尽……”

王青瞧瞧木箱里的银子，淡淡一笑，接道：“老丈你不是筹措川资，一日聚财数百两，那是设局行诈了。”

谭文通淡然一笑，道：“王武人言重了，咱们父女也是凭本事赢来的银子，谈不上行诈两字。”

王青脸色微变，道：“说的也是，凭本领赢来的，在下也可以出手试试了？”

谭文通略一沉吟，道：“可以，不过，你王爷是举人身份，小老儿觉的……”

王青伸手由衣袋中取出一锭银子，道：“在下也按规矩行事。”

随手把银子丢入木箱之中。

他这块银子特别大，足足有五两左右。

谭文通伏身捡起，在手中掂了一掂，笑道：“这块银子太多了，咱们作生意童叟不欺，多的奉还——”

暗运功力，手指用力一捏，一块银子，竟被生生剪作两段，把一块约莫二两重的交给王青，道：“此地没有天平，大约不会差的太远，请王爷收下。”

王青脸色一变，道：“老丈好功力。”伸手接过银子，只觉上面仍然微微烫手。

谭文通道：“王举人请吧！”

王青踏前一步，暗中运气，靠近木宽桌。

这时，两个姊妹，也都站起身子，二妹并肩而立，春兰秋菊各具其美，王青看得暗暗点头，忖道：“二女如此姿色，勿怪那些人一个个趋之若鹜了，一次输了纹银一两，竟也不会心痛。”

谭文通道：“左面长女叫瑶华，右边是幼女若华，王举人请随便选一个。”

王青原来十分坚强的信心，此刻突然间动摇了，只凭那老者两指挟断银两的功力，分明是一位江湖高人，这份功力，王青自知不如，来时一股傲气，顿时消失，再看二女，貌美如花，虽在江湖上走动，却无风尘之气，心中亦生敬慕，想一想，道：“在下王青，那一位姑娘愿意指教？”

瑶华回望了若华一眼，道：“妹妹，该你了。”

若华嫣然一笑，点点头，双肩微耸人已飞上木桌，仰身而卧，右面金莲轻挑，把一块青砖挟在双足之中。

她动作快速，一气呵成，四周数千双眼睛，竟然投瞠

清楚，她如何把一块青砖，挟入两只金莲之内。

王青暗中运气，两双手臂上，顿时暴出了一片青筋，道：“姑娘小心了！”

若华道：“王爷请。”

王青右手抓住一截青砖，大喝一声，用力一拉，若华半蹙的双腿，竟被拉近，但那块青砖，仍在一双金莲之中，未拉出来，不禁一皱眉头，暗中加劲，右手微转。

但闻波然一声，青砖中断，洒落一片青色粉末。

谭文通笑道：“王爷好臂力，秋色平分，未分胜负，依例要退回王爷的银子。”

王青淡淡一笑，道：“在下没有赢，不敢收回，就此告别。”

一转身子，大步而去，挤出人群不见。

谭文通回望了一眼，高声说道：“王举人手下留情，小女应败未败，贵宝地人情厚重，小老儿衷心敬服，此刻起，小老儿和两个丫头即收摊子，不再献丑了……”

“慢着……”一个身着宝蓝长衫，年约二十四五的年轻人，缓步行入场中，笑一笑，道“老丈准备停手了？”

谭文通目光一转，见来人面色白中透青，骨瘦如柴，但衣着华丽，双目关阖之间，闪动着一股冷森的寒芒，以谭文通江湖经验的丰富，一眼之间，已看出对方是一位真正的高手，不禁心头一震。

不容谭文通答话，蓝衫人已自笑一笑，接道：“三官庙会的会期还有两天，在下希望老丈赚足了川资，到最后一天，在下再出手碰碰运气，想不到的是老丈竟要中途罢手，这就迫的在下不得不提前试试了。”

谭文通道：“兄台怎么称呼？”

蓝衫人道：“不敢、不敢，区区在下还到三十岁，怎敢当得兄台二字的称呼？”

谭文通道：“阁下的大名是……”

蓝衫人接道：“区区还未胜过两位姑娘，似乎是用不着先行通名报姓吧？”

谭文通微微一怔，道：“两位姑娘……”

蓝衣人接道：“对！老丈有两位女儿，并未说明只有一个参加赌约，自然是两位姑娘都算在里面了。”

谭文通道：“这个……”

蓝衣人冷冷接道：“在下两个都要，当然，在下会付出两份赌金。”

这时，站在谭文通身后的瑶华姑娘，脸色一变，接道：“你有把握能胜过我们？”

“有……”蓝衫人淡淡一笑，说：“如若区区没有把握，怎敢来此献丑。”

目光打量了瑶华一阵，又转到若华身上，接道：“两位姑娘都生的如花似玉，在下如若只得一位，岂不是一桩很